编者的话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学艺术圈里，我们艳称汉碑、晋帖、唐诗、宋词、元曲……一门艺事，鼎兴一代，享誉着后世无可逾越的独尊。然而，惟独篆刻艺术，在周秦两汉玺印经典之后，居然又生发出明清流派印章的绝致，双峰并峙，高耸云天，蔚为奇观。流派印章新风叠出，高手如云，这一奇异丽景的产生，是与元明以降一批批文人前赴后继地痴迷介入篆刻，以及古传统借鉴、老观念更新，特别是跟叶蜡石新印材的引进诸因素息息相关的。

据此，著名印学家、篆刻家韩天衡和张炜羽特地为本报撰写专栏《印坛点将录》，以飨读者。

海上印社·印坛点将录

首创石材刻印的王冕

◆ 韩天衡　张炜羽

说到我国优秀的印章艺术，历来视周秦两汉为圭臬。自魏晋以降，随着新的书写材料——纸张的广泛使用，使原本施于泥封这一传统的印章钤抑模式被彻底颠覆，印艺也渐趋式微。此际的文人如宋之米芾、元之赵孟頫，虽有深厚的篆书功底和高超的章法设计技巧，但对于坚韧难攻的铜、晶、玉、牙，心有不甘却又徒唤奈何，不得不自己篆稿复请印匠镌刻。一印虽成但毕竟不过瘾，难寄情。

材质往往是艺术出新中决定性的因素。风云际会，也许是王冕觅石，也许是石觅王冕，历史将文人渴求自篆自刻的这一机缘赐予了他。提刀捉石刻印，成为可追溯的文人中第一位将铜印时代推进到石章时代的开山门元勋。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浙江诸暨人。王冕精于墨梅，师法扬无咎，并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深远的文人墨梅流派。王冕画梅与宋人疏枝浅蕊的风格不同，所作繁花密蕊，千丛万簇，清高拔俗，生面别开。王冕嗜梅成癖，其《竹斋集》中咏梅诗作无数。“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诗句，也成为其嵚崎磊落、孤傲正直人生品格的真实写照。

王冕原是田家子，七、八岁时本该开蒙读书识字的年龄，却因家贫其父命他在田埂上放牛，王冕却偷偷地溜进学舍去听学子们念书。后来王冕离家在寺院旁居住，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便潜入殿中坐在佛像大腿之上，借助长明灯灯光不断诵读，直至天明。王冕少年英才，聪慧好学，非圣贤之书不读，被族人与宾客目为“汗血驹”。会稽理学家韩性收其为弟子，使王冕博览群籍，学业猛进。王冕早年也曾热衷科举，却屡试不售，便焚其文稿，彻底抛弃了进取仕途这一念头。世上事有失有得，官场上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官吏，却多了一个不朽的画家、篆刻家。

王冕在印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是将相对松嫩，文人可以镌刻的花药石（一作花乳石）引进到篆刻创作领域，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自篆自刻提供了理想的印材。关于花药石刻印最早的记载出自元末明初刘绩《霏雪录》中，文曰：“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又云：“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另据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时文石刻图书起》所言：“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花药石与花乳石，或言为萧山石，或出于天台山，产地均在诸暨周边，王冕取之刻印应是顺理成章的。从王冕传世的绘画作品中所遗存的“王冕私印”、“王元章氏”、“会稽佳山水”（图1）、“方外司马”（图2）等十几方印鉴来考量，多参法汉印，其线条斑驳，富有刀感石性，虽如今实物难觅，但还是可断为石材所为。对于王冕在篆刻史的功绩，历来多被忽视。正是他有史以来第一个发现并创用叶蜡石替代先前坚韧的铜牙质印材来刻印，并钤盖于自创的绘画上。一个有新意的尝试，一个无意间打开决口的举动，却石破天惊地推动了印起八代之衰的明清篆刻的崛起和勃兴。画墨梅的巨匠，竟然还是刻石印的鼻祖，王冕若地下有知的话也许都会感到惊诧莫名的吧！

图1

图2

创作札记

裂变·超越
——解读仇德树

◆ 桂国强

■ 中国画《裂变—动力山水》　仇德树　作

早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仇德树就与一些思想活跃、志同道合的“新锐”艺术家聚拢在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草草画社”，意在探寻艺术创作的“法度与自由”，并提出了“独立精神，独特技法，独创风格”的艺术主张，在当时的画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1982年，一次偶然的遭际，让仇德树发现了一块残破石碑上一丝丝“裂痕”的悲壮之美，感触之余不禁浮想联翩，深受启迪，由是认定：“裂变”将是自己日后从事绘画创作的“艺术语言”和“美学基础”。从此，仇德树开始了在水墨画创作中的“裂变”探索与实验，走上了一条不懈追求的漫漫长路。

阅读和欣赏仇德树的“裂变”系列作品，顿会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波迎面袭来的感觉，令人震撼，令人激越，更令人咀嚼，令人遐思……仇德树的作品气势磅礴，个性鲜明，布局奇特，形式感强，具有独特的艺术感召力。

如果我们再细细品味“裂变”或许就会发现，其实这极其丰富、复杂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法，仅仅只是一种“载体”，一种承载着画家不凡的阅历和深邃的思想的介质——透过它们，我们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更感悟、领略到了作者的哲学思考和智慧创造。

我一直以为，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优秀的思想家，否则，充其量只能算个“匠”。当然，这种思想是以独具个性的艺术作品作为载体来传播的，因而也就更形象、更生动、更富感染力。三十多年来，仇德树正是通过他那技艺精湛、寓意深远的“裂变”系列作品来传递自己崭新的理念，展示自己“求变”的信念，最终赢得日益增多的理解者和欣赏者。

尽管已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权威机构的关注和重视，受到收藏界越来越多专家与爱好者的赞誉和青睐，但仇德树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追求着、实验着、“裂变”着……

自然是艺术的导师

◆ 王谷夫

■ 中国画《烟霞玉树外　》王谷夫　作

作为一名山水画创作的实践者，必须认识到直接感悟自然的重要性。感悟自然并超于自然是山水画创作的起点，也是山水画创作的终点。创作主体的疯狂热情通过淋漓尽致的挥毫泼墨直至畅达并穿透观赏者的心里深层，其本质力量源于作者内心精神与外在自然两者相生相发的结果。

山水画不是摹写外在的自然表相，而是通过表相直入山水的深层。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绘画的对象，更关注对象的绘画。使自然空间转化为艺术空间，以笔墨秩序表现自然秩序。以神法道构建胸中丘壑，通过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和笔墨形式直抒作者的生命律动与精神张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独自到黄山游玩。几经百步九折，终于登上了山顶。然而山顶上空无一人，更让我失望的是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没有什么任何景色。我心中一片茫然，顿生无限惆怅。登临凭虚，漂浮的白雾时浓时淡，时开时合，我的思绪也随着这虚无缥缈的迷雾在浩瀚无际的空中飘荡。我想虚空其实是充实的另一种表现，我们为什么会执着于有形的东西才会认为是有，而不能目及的东西认为是无。但来不及容我多想，雨倾盆而下，身上薄薄的雨衣被风撕成几片。我蜷曲着身体想竭力避开冷雨的抽打。真是难以想象，猛然间刮来一阵大风，随之就雷停雨歇，不一会儿眼前迷雾渐渐散开，远方的山峰徐徐露出雄姿，忽而白云翻滚，铁铸般高伟的山峰像泼翻的浓墨团在白云里渗化开来，红褐色的岩石在云气蒸腾下仿佛溶解的朱砂在流淌。尤其是透出云层的阳光洒落在山峦和深壑里更是扑朔迷离。松林滃郁，溪水潺潺。远眺群山，举目苍穹，云气、岚气、光气、灵气聚散分合，流动中犹见凝重，浑然里益显空灵。

艺术的生成也离不开自然的滋润，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有形无形地与第一自然血脉相连。一个偶然的自然现象，有时会在作者心中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还会时时浮现在眼前，从而在创作中会常常表现这种感受。

佳作背后

名山大川求书真

◆ 朱怀成

■ 书法《松涛》金殿山　作

金殿山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旧时的中医多为武术名家和儒道等饱学之士，父亲为了让他继承家学，儿童时期就让他读私塾并拜我国著名武术名家王子平先生学习武术，武术练习后的休息时间，他常用于学习私塾里所教的颜真的字帖。从学习书法到迷恋书法，一本颜真卿的书帖终不离身，学武习字的时代他以古训“圣人无常师”为准则拜师访友，颇有心得。文革运动让他的家和恩师王子平先生遭受了摧残，命运的安排他只能带上了抄家后仅存的“稀有”书法字帖伴他去西安工作，夜夜临池，天天研读，在习字的同时也没有放下武术，特别是在碑林参观后，他对书法的气有了感悟，为了能把武术里的气贯穿在榜书里，为此他利用节假日去观摩摩崖石刻，坚持几十年的竞临心追，金殿山的书法作品有了外柔内刚，自然纯朴。

俗话说：字如其人，金殿山的书法继承了文人书法气脉，我们观赏他书写的榜书，无疑是一种心平气和的艺术享受。他手握盈掌大笔，运气如虹，移步正腕，提按撇捺间，一张浓墨流动的榜书呈现在我们眼前。今年他举办了书法展，其榜书艺术是他游历名山大川，向大自然学习而形成了雍和灵动、气势纵横的风貌。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成教学院院长在访问考察美国高校时，把他的榜书作品赠给了美国高校作为文化交流的礼物。

书法故事